



散文

随笔

黄河涛声

○李宗刚

我的故乡紧邻黄河大堤。
1972年前后,为了将大堤培土加高,我们村的20户人家特意搬迁到了村西,以便腾出土地加宽加固大堤的底部。尽管黄河紧邻着我们的村庄,但人们对黄河大都敬而远之,青少年更不敢轻易到黄河边上戏耍。面对着浑浊到无法望到底的黄河,连大人都不敢“中流击水”,更何况那些胆子更小的青少年呢?在10岁之前,我不敢接近黄河,自然也没有认真地聆听过黄河的波涛声。

真正倾听黄河波涛声大概是在十一二岁时吧,并非在白天戏耍的时光,而是在夜晚陪着爷爷去黄河边看护抽水机。1974年前后,农村的体制是公社管乡下,生产队制度,每个人都被纳入到集体中,一个人从事什么工作并不完全依赖于自我的兴趣和特长,而是由生产队统一组织安排。那个时期,爷爷在生产队从事皮货加工。他的这门手艺全赖于他舅舅的严格训练。爷爷不仅学会了生皮制作成熟皮的手艺,还学会了割鞣鞘和制作鞭子的特殊手艺。学得这门手艺后,爷爷便回乡创业,副业带动农业,日子逐渐有了好转。在生产队的时候,爷爷便因为有这么一门好手艺被分配到村里的皮货组,而那些没有手艺的人则都要到农田里干活。村里除了有皮货组之外,还有钱货和粉条组。

除了粉条组生产的粉条可以就近销售外,皮货组和钱货组制作的鞭子、鞣鞘和笼头之类的钱货则需要“外水”销往东

北一带。我们把那些担任外销任务的销售人员统一称之为“外水”,至于其为什么叫“外水”,我也不甚了解。也许,所谓“外水”者,便是把我们村的“内水”引导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去吧。正因为“内水”与“外水”有了这么多的互换,我们村一度成为八里村十里店首屈一指的经济富裕村。壮年男劳力劳动一天能够挣一块钱,壮年女劳力劳作一天能挣八毛钱。相比之下,许多村的男劳力干一天活也仅有一两毛钱。也许,这些本来隶属于“尾巴”的副业因有集体名号,便没有被割去,反而还长得不错,在四五十年时间里,蜕变发展成绳网加工特色产业,家乡也成了中国绳网之乡,这自然是后话。青少年时代,我们家正是依托着副业挣来的钱,花了40多块钱还购买了一台烟台无线电二厂生产的卫星牌晶体管收音机,让我原本枯燥的青少年生活丰富了起来,每天的评书节目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必修科目”。

正因为那时村里的每个人都归生产队管理,爷爷便被安排在晚上去看护黄河边上的抽水机。这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安排了。爷爷白天的皮货组工作相对其他劳动来说更为清闲,而且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而那些人在田野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自然要辛辛苦苦得多,自然需要回家躺在炕头上睡觉。否则,他们哪里来的力气再投入明天的劳作中呢?况且,所谓的看护抽水机,无非是把睡觉的地方“位移”到一个临时搭建的草窝

棚里,睡在抽水机旁的草窝棚,这算不上什么特别辛苦的话。

在陪着爷爷看护抽水机时,我才真切地感知爷爷在荒郊野坡独自一人的孤独与寂寞。也许,家里的人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也应该分担大人的辛苦了,便开始安排我陪着爷爷去看护抽水机。因为爷爷要在负责白天看管抽水机的人放工之前赶到那里,我们便赶在太阳坠入地平线之前吃完晚饭,接着就卷起铺盖赶往黄河边上的抽水机所在地,然后与那些等待的社员接上了头。他们像归巢的鸟儿一样分别飞回了自己的家,原本喧嚣了一天的抽水机一下子冷静了下来,我们便被抛在了这远离喧闹的寂静田野里。

也许得益于长期看护这类抽水机,爷爷练就了一手好把式,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师傅拜好了。这个时候,整个田野也变得安静了下来。田野里除了偶尔传来几声青蛙的鸣叫,其他所有的生灵似乎都睡着了,即便那些聒噪了一天的麻雀和那些长鸣了一天的知了也都进入了睡眠状态。然而,在这寂静的夜晚,我躺在窝棚里却找不到一丝的困意,翻来覆去睡不着,甚至面对漆黑的夜晚产生了恐惧。而爷爷则不然,他似乎已经进入梦乡。

躺在窝棚里,我透过布帘看到了漫天的星星,他们的眼睛也都一眨一眨的,似乎像我一样没有睡意。我甚至想,这些星星是不是也陪着他们的爷爷在守护着某一方天地呢?然而,他们除了继续地眨着

眼睛之外,并无任何讯息——既没有忧伤,也没有欢快。实在困极了,我便闭上眼睛。这时候耳朵里传来了清晰的黄河波涛声,这波涛声竟然如此清晰,不禁让我非常诧异——我过去从未如此清晰地听到过黄河波涛声。

一路“走来”的黄河从来不是循着笔直的河床从天而来的,而是循着无数道弯走来的。在奔向大海的征程上,黄河之水历经了无数的困难,硬是从上游汇聚在一起,然后在一道道河堤的支持下,激愤地怒嚎着、坚韧地呜咽着往前走,这恰如处于叛逆期的少年。

黄河是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奔涌向前的。在这一切过程中,我听到了黄河在往前奔涌时发出的阵阵波涛声。裹挟着波涛声的黄河实在有别于那些静默的河流。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黄河即使被人们筑起的大堤束缚着,但它依然像一匹没有被驯服的烈马,执着地找寻着回家的路,波涛声难道不就是黄河回家的路上的喘息声吗?这时候,我似乎也感受了我内心深处渴望离开窝棚回家的念想。在这寂寥的空旷原野上,黄河的波涛声便深深地烙刻在我的内心里,恰如用那烧红的烙铁给那烈马硬生生地烙上了终生都无法退去的记号。

人生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岁月的洗礼,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唯有黄河波涛声时常地、似隐似现地回响在我的耳畔,成为我青少年时期铭刻在视网膜上的声音,它支撑着我不断地寻找回到精神家园的路。

秋访白龙湾

○孙宏林

河流了。

那该是一条什么样的大河啊?疏河流定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站在水的角度来参照大地,天人合一,古老又合乎科学。孔老夫子注视过的河流,“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他好学、谦逊,不愧为至圣先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何等豪迈。英雄总与英雄惺惺相惜,人与人相遇是一种缘分,人与河相遇亦如此。

北抵天津,南至淮河,这条大河曾经常多次改道入海,恰似神龙摆尾。鲁莽与任性,它从来就不愿意沿着既定的道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忘情奔流,什么都无法阻挡它的前行。水流在哪里,堤岸就在哪里,黄河大堰不屈不挠,一路蜿蜒而去。

终于站在黄河的面前了。凝视岸边黄浊的浪头打着漩涡,一会儿涌来,一会儿从底下泛出水花,再形成一个漩涡,一个接着一个,像戏耍的游蛇,一刻也不得闲。我无法走得太近,听水流的涛声,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一只野鸡突然从前面飞过,我看见了五彩的尾翎,是我扰了它的安逸,还是它故意展现英姿。还有几只黑白喜鹊,在树上嬉闹、歌唱。大河,这位博学的智者,用娓娓的流淌诉说着一切。曾经的大清河、现在的黄河,既有清澈,更有激浊,它们合二为一,包容支持,这是多么凝重的机缘巧合。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以男性的视角来描述这条偌大的“几字弯”河流,这条北方的大河,这条古老又年轻的大河。

每条河流都是一部厚重的史书,有着

言不可及的神秘。在磅礴大河面前,只有静穆,才得以延展我的呼吸。来到这儿,说是找寻更为恰当。找寻什么,找寻一个传说的起源,找寻一条大河的涌动,找寻那些曾经的遗落。河流的心跳大地知道,大地的厚朴树木与庄稼知道,树木与庄稼的经历我们知道。远足,那些去布达拉宫的朝圣者,五体投地,步步长头,用身体丈量信念,多像我来到白龙湾,赴一场尘世之约。

从涓涓细流到滚滚浪涛,黄河一路浩浩荡荡,不受任何束缚和羁绊,带着责任与使命,只管朝前奔涌,狂野、豪放,又如同地下喷薄而出的岩浆,热烈、赤诚,每一个靠近它的生命都不自觉被感染和震撼。河流像一条藤蔓慢慢延伸,村庄像颗颗果子分布零散而有序,逐水草而居,我们都是黄河飞溅的水珠,遵循古老的规则一路追随。那大大小小的河流如同我们身上的血脉,有名的无名的交叉错结,支撑着大地的根基。每个人的血管里又都延续着河水的流淌,谁能不熟识自己的根脉,只是羞于表达而已。有多长时间没有静下心来,倾听河水静静流淌的声音,有多长时间没有静下心来倾听父母的唠叨,归家的路途时近时远,我们正在远离一些事情,有意或者无意。

黄河咋有那么多的弯啊。来到白龙湾,水流由南向北,再转为由西向东,几乎转了个直弯,却没有几米河道是完全直的。一个弯就是一个音符,集结成雄浑的交响。白龙湾,是黄河调皮的儿子,继承了黄河的桀骜不驯,更多了一份济民为责的善心。相传天上白龙因做错事被罚到此护

堤,遇黑龙作恶导致决堤,白龙化身为堰堵住决口,百姓感恩将此险要处称“白龙湾”,并建庙纪念。时光流转,决口的堤坝被建成黄河山东段最早的险工。再经整修,改建成石砌坝。白龙湾,留下黄河一笔浓重的注释。不止有美丽的传说,又化白龙湾公园,诠释着“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真谛。每天都有人到这里来走走转转、坐坐聊聊,节假日更多人慕名而来。“看看黄河,感受阳光照射,现在都注重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环境保护教育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强多啦。”一家四口来游玩,在“腾飞”雕塑下留影纪念,家长说出了心里话。

沿黄河大堤的公路,去白龙湾闸口。目及所见,皆是高低错落、富有层次的美。一条“黄龙”时隐时现,仿若与我同行。国槐、白蜡、梧桐一路相伴,紫叶李叶子呈现一种深沉的红,枝梢跳跃一朵火苗,红艳艳的,格外引人注目。岸边的大柳树长发飘飘,堰下的梨树叶叶子苍翠,农人正在收获成熟的秋月梨,尝一口又甜又脆,能品味出黄河水的味道,树下的小野花美得一朵胜过一朵。

5千米,相比5464千米实在太短;一天时间,与亘古千年更是无法相提并论。真想沿这条大堤溯源而上,直到远古宗列曲,或者往下走,到黄河入海口,感受灵魂的释放与纾解,去探寻一条大河的起源和归处。河清云庆。啊,再次看到那高大的牌坊,积德行善,流芳千年,殷殷教化,情意绵绵,我踏着脚下充满活力的土地,向远方望去,继续前行。

文学评论

徐徐展开美丽乡村风俗新画卷

——浅谈苏银东“炊烟系列”散文的现实意义

○丁学君

2003年夏天,苏银东在武器装备仓库的一间平房里,“开始搜寻记忆,力求用最朴实的语言、最平和的心态,回忆并记录发生在童年的点点滴滴,写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写那个小村庄里慈厚的人和在在的事儿”。于是,就有了散文集“炊烟三部曲”《又见炊烟》《梦里炊烟》《炊烟依依》,这是无棣县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作者的家在柳堡镇(原柳堡乡)南家庄村,在县城东北方向,直线距离约20公里,距离渤海湾不到40公里。南家庄村周边,有三个能望得到的村庄。苏银东在一篇散文中说,他童年的快乐、少年的梦想以及成年后的乡愁,都生长在在这三四里的方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炊烟系列”散文也是从这片方圆三四里的土地上“长”出来的。

这小小的方圆三四里,却包罗万象,堪称鲁北乡村的“标本”。苏银东一头扎进去,以极其饱满的创作热情和朴实、细腻、精致的笔触,原生态地呈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存状态、精神风貌、命运遭际、生活生产方式,其中包括风俗、民俗、农事、方言等,内容十分丰富。没有宏大叙事,而是以民间性、平民化、经验式书写,还原了鲁北乡村那个年代的“微历史”,让今天的人们知道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怎样生活过。

读苏银东“炊烟系列”散文,如同徐徐展开一幅美丽的乡村风俗新画卷,作者用“土得掉渣”的执着的叙述,袒胸行吟,深

刻的岁月追怀在乡村和童年之间真实地回旋萦绕。苏银东曾在那片童年的乡村里认真玩耍,很多年后他又以作品的形式梦幻般地走回那片融入他骨血的土地,关于岁月的一些情绪,在童年和成年、城市和乡村、街道和山野之间千回百转。看得出来,对乡村、童年和往事的珍惜,是苏银东写作的最初起点和直接动力。在他的散文中,我读出了深深植根于泥土和乡村记忆的气息和感动,恰似鲁北乡村中常见的枣树,斑斑陆陆的粗糙树皮捍卫着生命的年轮,扎根于贫瘠的大地上,枝叶和花朵却格外青绿芬芳。对乡村生活的熟稔,让他的作品洋溢着充沛的民间底气。

童年的记忆是清澈、纯净的。天空永远是蔚蓝色的,飘荡其间的光彩雪一样白,让人眩目;河水永远是透亮的,游弋其中的鱼虾亦清晰可见,随便什么时候走到田间地头,漫步瓜棚豆架,深吸一口,就会感到满腹的清新与芬芳;乡间人永远是单纯、淳朴、厚道的,像脚下的泥土,像朴素的妻子,像春风一吹遍地开花的曲曲素,不戴面具,不请伪装,真实而亲近。那一方没有污染的土地,那是一些素面朝天的农舍,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外桃源。那就是苏银东梦想孕育、发芽的伊甸园。还有就是对乡村场景的描写非常逼真,如,围着一盏马灯打夯夯夯歌;挤在过道里听戏书;正月十五串胡同打灯笼;玩泥巴摔哇哇;娶媳妇闹新房的热闹,还有丧礼上的吹吹打打……这些场景,相信有

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不陌生。苏银东书写的背后活跃着一个童年,一条灵动的、活泼泼的小身影,河滩里,田野中,池塘边,使人逼真地看到河水缓流,听到微风鸣响,生动的细节如风中的树叶奔跑而来,生命召唤着这一生命。这是一系列最无拘束的细节叙述的书,真实而又富有动感。

苏银东文字背后的那双眼睛早已在凝视这些东西,思考着它们的意义了。其实就是那些东西在写作着,而不是反过来。于是文字后面的那双眼睛就容易理解了,那是一个来自童年、来自乡村、来自田野,在现代城市中惘然若失的眼神,在岁月无情的流逝中,用关于青春叙述激情,持续扩大着精神容量,把心灵的童年化而为诗,一如系列书卷中的思考,童年是人类永远的新生,童年的宣言会穿透整个人生。

作者在谈到系列散文的创作初衷时说,“在当今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总让人感到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其实缺少的就是那些最真诚的、最朴实的情感而已。”“这些已经慢慢流逝、正在悄悄消失的风景、人物,恰恰是你最感恩、最怀念、最放不下的东西,而且随着你的青春不再,沉淀在你心头难以释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浓厚的童年情结、故乡情结,对于故乡都拥有一种难以抹去的乡愁,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当这些风景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随着一个时代永远消失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一定会深深惋惜,为之心痛

不已,并后悔自己当初的不经心不在意。”这是他对乡愁的切身体认和形象描述。

乡愁是一种“思乡的忧伤情怀”,是人类特有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也是文学抒写的永恒母题。它具有独特的情感价值、审美价值和哲学价值,探讨了关于我们的起源、存在和归属等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是对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复杂、深刻、具有成长推动作用的情感体验,它能引发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使个体在探索自我身份的同时,保持与原生文化的联系,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乡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当代中国城镇化语境中的乡愁,是城乡居民对原乡生活的记忆留恋,乡土家国的眷恋情怀和精神家园的文化皈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时代特性,被内化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升华为文明范筹的重要命题。它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不仅是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道德与文化的“根”,能帮助人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对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从而促进城乡文化的和谐发展。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命题,不是本文所能尽兴的。

“炊烟三部曲”是作者耗时十余年、精心建构的一处充满温情、悲悯、体恤的精神文化家园,其审美价值、认识价值、研究价值等都难能可贵。

岁月长安暖烟火抚凡心

○赵玉英

秋,像一道闪电而至,天镜高悬云翳翔飞,极目远眺总是美得让人心旷神怡。昼短夜长,太阳也慵懒了。不觉中,酷暑长夏跟随着孟浩然大师的诗意转眼即逝,“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暑罢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夜晚,草丛,低矮的松针上挂满亮晶晶的露滴。

艳阳高远,初秋的温柔如约而至,秋云静美秋水澄澈,风吹一叶动,万物知秋来。秋正如退去青涩青年历经磨炼而睿智的中年,叶子还尚在盛夏,果子已经遮掩不住芳香。劳碌半生的生活,被岁月磨砺沉淀,一半烟火一半诗意。

秋到人间万物知,原野上所有的植物都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不再沉醉在过往的繁华,俯下身子,为了生命的延续,为了原始的传承,寸草皆秀,就连秋天田野上开的花都是金灿灿的颜色。

初秋,一天的炙热都留在太阳瞩目下,晚上凉风习习而来,清爽的微风撩拨着姑娘衣袂飘逸,世间便多了出水芙蓉的仙子。芙蓉之美,淤泥而不染,根芽植寒冰深水不亡,花经酷暑而芬芳远播,莲子埋入泥炭千年不腐,依然生根发芽,且能开花结果。

村里自古出美女,定是沾了荷花的仙气。东湾有沟渠通河,常年水源充盈,每到夏日,盖垫大的荷叶铺满水面,碗口大的荷花,粉粉白白亭亭玉立在湾塘,拳头大的莲蓬掰下就能吃,莲干上牛奶般的汁液噗噗地流下来,莲子清脆甘甜。诗中的采莲、采藕是意境优美的,莼苕妩媚碧波涟漪,靓女美男歌咏嬉戏。在农村,藕是饥荒年特有的食物,在冰封大地之前,村里的青壮年拖着柳条筐,踩着塘泥,蹬着冰冷的泥水采出一筐筐莲藕,莲藕用清水煮熟黏糯清香,为缺衣少穿的旧日子带来别样的温馨和满足。

临秋思乡,最想回到老家。想起围在篱笆墙周围的葵花,采摘下的葵花籽存放放到立冬,放在炉盖上发出噼啪声,诱人的香气温暖了寒夜。想起母亲为了给我们解馋,自己院子里种的甜高粱,节节甘甜;想起满园的瓜果蔬菜,瓜架上缀满大大小小的葫芦;想着黎明时,露水晶莹挂在红彤彤的枣子上,咬上一口的甘甜清凉;想去望一眼母亲当年种下的花草,是否还是当年的模样。

车子停在铁大门前,七月十五是个雷打不变的回天日子。

山墙外的白蜡树已经长到一搂粗,那是父亲刚退休时种下的。门口南边的合欢树熬过去年的隆冬,刚子已经开裂,让人伤感。弟弟打开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院子里太阳花迎接着我们,五颜六色,一堆堆生长在砖缝里。这些花对我们有着太多的情感,是母亲音容笑貌的延续,它们的生命里定是包含着对母亲的依恋,才会一年年周而复始循环着开花结果,在无人看管的庭院里自生自灭。十一年了,母亲,是您把对儿女的思念寄托给这小小的太阳花了吧,让我们回来看到和您在家一样的美,心里瞬间少了凄凉。

穹地上空,天空蓝得那么纯粹,四周的庄稼旺盛茂盛。你能听到秋天丰收喜讯就在眼前吗?漂浮在半空的白云自由闲适地飞过一片片绿野,庄稼地就变成一块块忽明忽暗,像变换的阴晴脸一样。太阳光照射下的高粱紫红紫红的颗粒饱满,谷子地里的穗子谦逊地低着个头。蛰伏在田间的麻雀,跟随着云彩遮挡的光线“呼啦”一声就扎进谷子地;等那边高粱被云层遮住了光,又“呼啦”飞上高粱穗。这阴晴不定的天气,人的心情不由得跟着患得患失起来,如与亲人们阴阳两隔的无奈。禁不住又羡慕起麻雀的智慧,这些麻雀肯定是早就踩好了点,就等着“天作之合”。

转过村路上矗立百年的老榆树,浓绿的树叶挨挤着密不透风,巨大的树冠遮住半边天的样子。四野草木葱茏,沟壑间绿影飘摇,秋天的野菜又绿又鲜嫩,是大自然赠予生活的美味。簇簇金色花朵的野菊散发着丝丝清苦的药香,掺杂在欲黄未黄的狗尾草中,给秋天的原野添加了一抹亮彩。沟岸上的玉米地埋天,野葱散发出淡淡的辛辣,葱叶碧绿,拽一把下来,蒜头一样的根须洁白透亮,卷上博饼虾酱就是一道美味。暗红的玉菇菜结出米粒样的果实,一丛丛从棍草如秀珍竹,错落有致地聚集在一起;粉色的旋旋花,攀附在芦苇上,一圈又一圈如相知心爱人的环抱紧紧相拥;草丛里,各种小虫忙碌着觅食储存,聒声啾啾响知秋。

秋雨绵绵是浸湿往事的季节,那片褐红色的槭树叶静静地躺在书卷里,沾染上铅字的幽香。记得菊花初展,斜风细雨中,手机中《梁祝》的十八相送一遍遍循环,优雅缠绵的音律,总会让人想起些什么,又遗憾些什么,亦如断肠人在天涯,入了心,就难分真假。秋殇痛,纵然是撕心裂肺,终能自己舐尽滴血,而伤口愈合后的痒却像毒素渗入了五脏六腑,阵阵作痛。镜湖道上槭树叶随着季节变换着色彩,在秋风里中稀里哗啦相互碰撞着,一枚紫红的树叶轻飘飘地落在胸前,莫不是上世旧相识,来续一面之缘。

秋,是多情不知的,一缕风也会惹来思绪万千。七八月看巧云,风催促着水彩绘,天空变成巨型的画板。早晚的余光最靓丽,变化出大千世界的美。朝霞暮云,当夕照的金光渐入西园那片老榉树林时,天上的云霞和枝头上的枣林相互有了缱绻。云蒸霞蔚之间,不知是晚霞染红了枣林,还是枣林浸染了云霞。转眼间,天边的云霞像油画一样富丽堂皇起来,金黄、青灰、粉红、淡粉……不知不觉中又幻化成银灰、淡青、橘灰……色彩慢慢变得凝重,像一帘天幕遮住太阳最后的影子,四野氤氲在青灰夜色里,枣林模糊成一团浓浓的墨色。

秋天是可歌可泣的季节,“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有人伤秋离愁恨,有人盼秋月团圆。雁鸣响过头顶,在外奔波一年的人才会上想起家。父母想子女,妻子盼夫归,月圆人团圆,父母守着一桌尽心准备好的饭菜,倾听着孩子们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金榜题名的学子们,金秋时节也要踏上新征程。原野上的粮食熟了,园子里果香四溢,丰收是秋的光荣。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此刻,我深深感知到诗人的豪情和豁达。春天给万物带来生机,而秋天给人们带来的希望。秋天不仅是收获的季节,还是播种的季节,小麦、油菜、苜蓿等,它们一样怀揣梦想,在收获的季节绽放出新的生命。层林尽染,是生命的顽强,红叶绚丽,是树木车轮中的灿烂。春夏秋冬,一切都值得珍惜,必定秋天的落叶伴随着春华夏夏一起长大,便值得果实栉风沐雨。

秋天不是有奶妈才幸福,一把米,几颗豆,便能熬出人间幸福的味道。岁月长安暖,烟火抚凡心,锦绣华年中从容走过的历程才是人生赢家,在清浅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精彩,让花白的头发、渐深的皱纹活成锦瑟与灿烂。冬天毕竟会赶来,秋日的籽实终将颗粒归仓,不一样的希望就在脚下,走在秋天的路上,不在于路程多远,而是沿途的风景,心若安静何惧年华易逝,留在身后的只会是一路落叶和残影。